

粽香串起的双城记忆

韦昭



初冬的阳光斜斜漏进车窗，在座椅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当班车缓缓驶入河池宜州时，一幅鲜红的横幅突然撞入视线——“唱着山歌等你来”。它高悬于高架之上，在蓝天白云下宛如一条飘动的丝带热情地向远道而来的客人招手。那明亮闪耀、遒劲有力的七个鎏金大字，宛如壮家姑娘抛向来客的绣球，温柔跃动，化作一串串流动的诗行，让人仿佛听见悠扬的山歌在耳边萦绕，一下子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爽朗与亲切。

那是2011年12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走出武宣，怀着期待的心情踏入山歌底蕴厚重的宜州，观摩来自14个地级市的14名选手同台竞技的优质课大赛，收获了课堂教学的精彩。彼时，我未曾想到，一个热气腾腾的粽子，会成为这段经历中最温暖的注脚。

初到宜州，一切都透着新鲜。下午，在酒店安顿好后，趁着时间尚早，我和同行的老师去逛老城街巷，远远就闻到青瓦屋檐下若有似无地飘来缕缕粽香，顺着香味走到一家粽子店门口，锅头还冒着蒸汽，似乎在低声诉说烹饪的秘密。灶台前，柜台上的竹匾里堆满了

粽子，一个个棱角分明，就像是精心排列的艺术品，等待着顾客挑选。一位身穿蓝靛围裙的姑娘正忙着，手腕上的银镯子随着掀盖的动作叮当作响。“尝尝我们的灰水粽，刚出锅的。”她转过身，笑着对我们说。

我接过一个带着热气的粽子。剥开粽叶，糯米的清香混着草木灰的气息扑面而来。金黄的糯米里，夹着暗红色、泛着油光的五花肉，与浅绿的绿豆沙搭配得很清爽，如同春日里的画卷。咬上一口，软糯的米粒、醇厚的肉香与清甜的豆沙在舌尖交融，在齿间炸开。最特别的还是那一丝丝草木灰的碱香，咸甜交织的味道撬开人的味蕾，让人忍不住多嚼几下。小姑娘见我们吃得投入，便介绍：“这是我们宜州的灰水粽，糯米用龙眼水灰滤出的碱水浸泡过，这样煮出的粽子风味独特，色泽金黄，而且更易保存。”

我仔细端详着手中的粽子，忽然发觉它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美食，更像是这座城市的缩影：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显得朴实厚重，骨子里蕴藏着醇厚的韵味。

吃着粽子，我的思绪不禁飘回千里之外的武宣老家，想起小时候母亲包粽子的岁岁年年。

每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就开始忙碌。她把糯米洗干净泡在木盆里，白白的米粒泡得圆溜溜的，晶莹剔透像珍珠一样沉在盆底。粽叶是从菜园里摘回的芦苇叶，用开水烫过，透着清新的草香。这时，我总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包粽子。母亲把芦苇叶卷成漏斗形，指尖轻叩叶壁，先放一层糯米，再放一块用酱油腌过的猪肉，撒上一把红豆，再盖上一层糯米，最后用草线打结扎紧。她那纤细的手指在空中舞动，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魔术师施展着魔法：卷粽叶、填糯米、放馅料、封口、缠线，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不一会儿，一个个小巧玲珑、有棱有角的粽子就整齐地排列在竹篮里。

我曾试过学包粽子，可总是包不好，不是粽叶破了漏米，就是线松了散架，糯米直往下掉，粽子包得歪歪扭扭。母亲见我手忙脚乱的样子，从来不会责备也不阻止，总是耐心地鼓励道：“别

急，慢慢来，包粽子和学习一样，要循序渐进、耐着性子学。”

煮粽子的夜晚是漫长的。土坯瓦房的灶膛里，柴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火光映得母亲的脸色忽明忽暗。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掀开沉重的木锅盖翻看粽子，适当地调整火候。我则趴在灶台边，在昏黄暗淡的煤油灯光下，看着火苗跳动，听着粽子在滚水里轻轻碰撞的咕嘟声，闻着铁锅边沿吐出的香气，勾得我馋虫直冒。有时困了，就蜷缩在柴火堆里，在母亲温柔的歌声中入眠。朦胧中，我看见母亲额头上挂满汗珠，身影显得疲惫却很满足，迷迷糊糊嗅到浓浓的粽香。那香味里，有粽叶的清香、糯米的绵甜和猪肉的脂香，更有母亲的爱意和家的味道。

赛课的日子紧张而又充实。课上，投影仪的光束在黑板上跳跃，老师们把抽象的理论演绎成社乡儿女生动感人的故事，生成现实中活灵活现的案例……课间休息时间，后排几位观摩的嘉宾津津有味地吃起粽子，粽香弥漫开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好的教育或许就像粽子——用生活做粽

叶，把知识包成美味，慢火细煮，才能让道理渗进心里。

如今十多年过去，许多具体的教学片段已渐渐模糊，但宜州的粽子却始终留在记忆深处。每当端午节临近，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宜州的粽子，更想起在味蕾与心灵的双重触动下，对教育事业萌生的新感悟，正如母亲教我包粽子时说的那句话“粽子要裹紧了才不会散，人心要捂热了才更亲近”。

返程时已是傍晚，班车再次经过高架时，“唱着山歌等你来”的横幅在暮色中泛着红光。车窗外，宜州的青山渐渐退成剪影。我触摸背包，感觉行囊里多了两种乡愁——一种是舌尖的回味，一种是心头的牵挂。宜州粽的豪迈与家乡粽的婉约，恰似龙江河与黔江河两条并行的河流；壮乡姑娘的甜蜜笑脸与母亲深夜守灶的身影交织重叠；灰水粽的醇厚浓烈和着芦苇粽的清甜淡雅，在记忆里酿成独特的风味。异乡的粽香里藏着山水的馈赠，故乡的粽香中裹着岁月的温情，它们以不同的姿态，慰藉着游子的味蕾，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诗歌

端午感怀

许开斌

菖蒲，艾叶
粽子，雄黄酒
用一根草绳连牵
牵出一段历史

汨罗江
一条永远流淌着光荣与梦想的河流
江水的呜咽
被历史的风雨淹没
它止于湖南
却流经中国每一个人的心灵

一声声叹息
从千年外的时空传来
河畔祭祀的香火依然
它点燃我们的思念
将那远去的历史
催长出一个个不屈不挠的民族魂

一艘艘龙舟
在时代的长河中街波、争渡
千万道声汇聚成潮
那跨越惊涛骇浪的木浆
划破天海的寂静
翻腾在沉吟的不死魂灵上

一缕缕炊烟应声而起
它泛起的水光照亮后人
当潮汐漫过岁月的堤岸
我看见先辈跋涉的血色足迹
让我们时刻警醒自己
用一颗赤诚之心，去丈量爱国的深度

一个个粽子
沉甸甸，粒粒相拥
裹腹的是醇厚的米香
剥开远逝的情
尽是数不清的甜
满满暖暖的爱和祝福

一杯杯自酿的米香酒浸透挂念
醉红了天边晚霞
对着长空
我们把一首诗歌吟唱
我们把一个故事传诵
我们把一种精神传承

如果

曾毓琳

如果我被后人恒久铭记
像他那样
与汨罗江、端午粽连结

如果我被后人深切缅怀
像他那样
一袭青衫，双眉英气

如果我被后人绵绵歌咏
像他那样
行吟高骖，心系苍生

起风了，悬于空中的榕树气根
轻拂着我额头上的细纹
细纹中时隐时现的往昔

半生已过，流年似水飘逝
我不可能像他那样被后人追思
只试图让庸常的日子透出些光亮



(AI制图)

故乡的夏日记忆

张则宁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有我幼年的足印。”我常常深情地唱着这首老歌。

淡紫素雅的苦楝树花谢了，夏天就到了，童年的夏日故事随即浮现在眼前。

水塘的虾子

小时候，家乡兴安高安乡高安村前，有个宽阔的清水塘，成了我们孩子的游乐场。五六月时，如哪天清晨闷热有雾，塘里的虾就会大闹起来：它们游到塘边水浅处，拥挤地停留着，或围挤在塘中大小石头露出部分的边缘。早起的老人或洗衣的妇女看到，便知是虾子闹了，会兴奋地高喊起来，迅速回家带上人、泥箕、小网赶到塘边。很快，南北长约两百米的塘边，男女老少捞虾者越来越多，气氛变得热闹起来：赤着脚、卷着裤腿的人们，或在塘边捞，或在水里捞，双手、泥箕、小网等都成了捞虾工具，虾子不断被放进家的水桶、脸盆、饭盒里，欢笑声、交谈声阵阵。而虾子呢，似乎很喜欢凑热闹，不断游向塘边、人群，乐意“被俘”。等太阳升起了些，孩子得上学了，大人得到田地忙活了，



我喜欢吃水果，尤其是长得漂亮的水果。

长相漂亮，并非指水果颜色鲜艳亮丽。以苹果为例，比起普通苹果青、黄、红三色相间的外表，多数人更容易被蛇果那红艳艳的外表勾起食欲，对于我则不然。蛇果与普通苹果在外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是从“娃娃脸”变成了“国字脸”，我对它毫无特别的感覺。

那些颜值顶尖的水果才是我的最爱：草莓，绿帽配以烫金斑点的红衣；桑葚，绿帽配以球面不规则水纹样式的紫衣；菠萝，“穿戴”绿色丝缕、橙色渔网状盔甲，每块甲片上都有凸出的脊角；葡萄，绿皮或紫皮下是晶莹剔透的果肉，果肉里粗细不一的树状脉络仿佛将一种生长的自然姿态凝固在了不经意间的一瞬……此类水果以高颜值的外表昭示着好吃的意蕴，苹果那简单质朴的球状造型，怎么能够与之相比较？

好看即好吃，这是我吃果多年总结的经验。来到广西后，种类繁多的水果更加印证了这一观点。初到广西，我首先接触到的陌生水果是菠

塘边才慢慢安静下来。

那时捞虾的欢乐场面，虽无法留下任何影像，却深深印在我的心底。捞虾那天的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会飘出虾菜的香味。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这水塘里的虾子，宛如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滋养着无数家庭。

山坡的菌子

村后的山坡，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天地。松树、杉树、茶子树郁郁葱葱，地里玉米、黄豆、花生也绿油油一片。长着松树的地面，炎热天气的雨后会松松软软。那些松菌，像一把把缩小版的雨伞，色泽鲜明，菌盖呈褐色，菌柄为白色，上面分布纤维状的茸毛鳞片，菌肉白嫩肥厚、质地细密，有一股浓郁的香气。松树下，随处可见翠绿的捻子树，一群挎着篮子的兴奋少年分散着寻找，他们走过这坡又走过那坡，篮里的菌子变得越来越多，欢声笑语一路播撒，和阵阵鸟鸣声互相应和着。天空是那样湛蓝，云朵是那样洁白，我们期盼能够多捡到刚出土、菌盖尚未张开的松菌，这样的菌最好清洗，口感最嫩最甜。村后的土山坡，是我们放牛、割草、砍柴常到的地方，哪里菌多，自然心中有数，也总是满载而归。

家乡的山岭，是我们成长的一方天地，捡松菌、找捻子、玩打仗……都常在山岭上演。我们的童年记忆，早已化作深埋在山岭泥土里的种子，长成一棵棵苍翠挺拔的松树。

如今，回想起年少的往事，内心便会变得格外平静，对故乡山水，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眷恋与思念。我总会轻唱起——“几度山花开，几度潮水平，以往的幻境依然在梦中。”

清晨，街灯尚未熄灭，我正想冲泡一

壶茶，聊以驱赶伏案之困意。突然手机铃声响起，竟是摄影阿哥打来的，他在电话中说，今天有几个影友从柳州市赶来武宣采风。摄影阿哥要尽地主之谊，当一回临时导游，还打算安排影友们中午到我家歇歇脚，叫我准备茶水糕点。他还特意提到，影友中有几位是来自三江侗族自治县和桂林市的朋友，他已点了一份油茶外卖，叫我候时查收。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到油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作为筑路民工团“战士”，在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丹洲修建枝柳铁路时，便与油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们分住在侗族老家乡，老乡们打油茶吃，经常邀请我们这些“三线战士”一同围炉煮茶。油茶叫“吃”，不叫“喝”，是有它独特的饮食文化内涵的。三江侗族老乡打的油茶不光是茶水，还在茶水中搭配了许多“硬货”和佐料，讲究程度堪比广东人喝早茶。当地老乡们有句口头语：“无油茶不成天”，足见油茶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侗族老乡住的吊脚木楼里，饭桌边有一个大火塘，红红的火塘中央立着一个三角铁架，俗称“三角锅”。铁架上架着一个直径二十多厘米、带茶嘴和手柄的厚重铁锅，是打油茶专用的。饭桌上摆了一个大的土陶茶海，用来盛放煮好的茶水。此外，桌上还备有阴米、炸黄豆、炸花生、爆玉米花、油果、五色酥片等主料，以及葱花、芫荽、盐、糖等佐料和腌制的酸笋。若是贵客临门或是恰逢大的节日，桌上还有腌肉、腌鱼、腌虫线（腌制的白颈蚯蚓）。吃油茶时，每人分到一个吃饭用的土陶碗或粗瓷碗，煮制和分递油茶一般由主人一人完成，客人可自行添加油茶佐料。这是一般人家吃油茶的场面。

制作油茶的原料颇为讲究，茶叶要用专用于打油茶的老树茶叶，野生的为上品；油料以茶籽油为主，猪油为上。花生、绿豆、黄豆、油果、五色酥片、玉米花、阴米等需事先炸好。阴米的制作较为复杂，首先将糯米蒸熟后晒干，有的还会按壮族五色糯米饭的制作方法蒸制，晒干后贮藏备用，食用时油炸至爆花即可。

煮茶水时，茶锅内放入茶叶，加上炒酥的豆粒或玉米，冲入山泉水，边煮边用“7”字型的油茶槌翻动捶打，便于茶叶更快出味。若吃得苦涩味道浓重些的，可把茶叶和佐料放在锅中翻炒几下，待稍稍有些糊味后再加水煮。待香喷喷的茶汤煮沸后，将茶水倒入架着箬筒的茶海里备用。

油茶香溢

周桂源



按侗族人家的习惯和规矩，一般吃油茶要吃三碗，这是对主人的尊重，当然多不吃不限。桌上的佐料各人自行添加拌和，以满足自己味蕾的喜好。侗族人吃油茶时，从不用筷子和匙羹，碗里吃得干干净净，从不残留星点茶料，这也许是少数民族吃油茶的特色吧。

我是一个汉族小伙子，又是初次吃油茶。老乡特意递给我一双筷子，以免我吃相尴尬。担忧我不习惯油茶的苦涩之味，还叮嘱我多加点红糖——要知道那年代，白糖也是稀罕物。我从小就习惯粗茶淡饭，这侗家油茶让我享受到来自侗族古老饮食文化的魅力，别有一番风味。

茶过三巡，气氛随着茶碗的传递愈发活跃。老乡们打开话匣子，有的借机感谢邻里平日在劳动生活中的帮助；有的相约明日一起上山采茶摘蘑菇；有的选定某日上山收金竹笋……暖融融的气氛与围炉的茶香一同升腾。

当油茶吃出兴头来时，老乡们常常分边对起山歌来。侗族山歌出口成章，内容多有田畴收获、自由爱情、悲喜喜乐等等，很是广泛。我依稀记得一点茶桌上的内容。男的唱：“呀嘢嘢，嘢嘢嘢嘢嘢！慢走先呀慢走先，阿妹慢走等哥先，阿妹点火哥抽烟。”女的唱：“呀嘢嘢，嘢嘢嘢嘢嘢！呀！你回屋去，表嫂等哥挑水回，挑水回家做饭去。”

油茶不仅味美，还可驱寒避邪。在高寒湿重的山区，热乎乎的一碗油茶下肚，周身暖融融，油茶中的姜蒜辣葱，按照中

以貌取果 失之山竹

李思睿

里幽暗阴森之处生长的马皮泡，用刀削去顶盖，一股生蘑菇的味道扑面而来，里面的汁液酸涩异常；榴莲，满身倒刺，开壳后那裹着近乎透明外皮的黄色果肉，莫名的让我想起了某种会爆浆的大肥虫，捏起一块放入嘴中，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直冲天灵盖，真是重口味！

接连多次遭到攻击，味蕾开始抗议了，我觉得我应该及时止损。虽然尚有几种水果未曾尝试，但我的兴致已消磨殆尽。比如这种紫色的水果，长得像外表开始腐烂的茄子，深紫色的表皮和紧贴脑袋上的深绿色毡帽，活像是油腻的“肥宅”，实在令人望而生厌，想必滋味也好不到哪去。

这种丑陋的紫色水果在广西的大小商铺都有售卖，我目不斜视地从它们旁边走过，三年间愣是一颗也没买过。不过，我似乎与这种水果有缘，从

没正眼瞧过它，它却在机缘巧合之中来到我面前。

马来西亚的水果很贵，样式也比较单一，来到这里后，我就没吃过几次水果。朋友知道我爱吃水果，便在我去他家里做客时，拿来一堆在马来西亚不太常见的点水果招待我。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我指了指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丑陋紫色水果。

“山竹啊，广西难道没有吗？”朋友诧异道。

“有啊，不过它太丑了，我就没吃。”朋友看了我一眼，似乎是有有些难以理解。他利索地扒开山竹的外皮，雪白的果肉暴露在空气中，浅表部分还有些紫红色的纹路，非常漂亮。“尝一尝？”他说。

我毫不客气地接过山竹，一口气把它塞入嘴里。好吃！那味道与贡果有些相似，不过少了几分酸涩，多了

几分甘甜，间或掺杂些西柚的味道，舔舔嘴唇，似乎还有点荔枝的香味在舌头上微微翻涌。这是迄今为止我吃过的味道最独特的水果。

我和朋友三下五除二将桌上的山竹一扫而光，仍有些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麻袋过瘾。“没有了！你当这是国内啊！”朋友打趣道。

我哑了哑嘴，难不成还得回到广西才能再吃到山竹？这念头让我顿时泄了气。我不得不再想起广西街边小巷里多如牛毛的山竹，当它唾手可得的时候，我却熟视无睹。望着空空如也的麻袋和堆在一旁的紫色果皮，脑海里放映幻灯片似的一遍一遍回顾那残留在口腔中的甘甜，望之而不可得，念之而无其有。

唉，活受罪啊！真是以貌取果，失之山竹。我在日复一日的回味和煎熬中，想念山竹的好。